

評論 | 第43屆金像獎評論：兩個鬼佬與香港電影

行業前景堪憂，這應該是獲獎感言講得最多「香港電影加油」的一屆。



2025 4 27 43 /

【編者按】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於4月27日晚揭曉，典禮現場仍選1991年以來慣用的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，共頒出十九個常設類別獎項，及兩個非常設獎。2024年票房大收旺場的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與《破·地獄》也成為金像獎的最大贏家，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在十八項提名中獲得九個獎項，《破·地獄》緊隨其後獲得五項。大熱勝出最佳男配角的朱柏康感動落淚，是為當晚最觸動人心的一幕。《爸爸》獲得提名的三位演員皆有收穫，亦成為話題。典禮特別肯定了終身成就獎的電影搭檔徐克與施南生，及多年為香港電影進行國語配音的姜小亮、韓冬青夫婦，還特地邀請數位戲院前線員工拍攝短片，期盼大眾繼續支持電影業。

市道差，前景堪憂，一言以蔽之，這應該是獲獎感言講得最多「香港電影加油」的一屆。

事實上，今屆金像獎也並不離地，甚至幾反映今日電影市道的兩極狀況。過去一年出產的港片只有 30 多部，尤其資金有限，急就章的應市爛片佔一半；有小部分認真拍攝的，則礙於題材沉重，沒太多觀眾緣。另有一些為免慘淡收場，情願 hold 起暫不上映，等市道轉好，惟不知需要等到幾時。



| 2025 4 27 43

/

但在極端的另一邊，某些話題作則票房高漲，人人爭著二刷、三刷。上半年破了紀錄，下半年再破。本已落畫，同年再推 director cut 加長版再度上畫。雖說票房好，不一定等於評價好，但今屆得獎名單甚為赤裸，18 個本地電影獎項（不計最佳華語片），有 17 個由《破·地獄》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和《爸爸》三片盡攬。像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《虎毒不》《我談的那場戀愛》《焚城》《久別重逢》等，今屆雖獲不少獎項提名，結果全部陪坐。三大贏家是否實至名歸，還是仗著資源與人脈優勢？而空歡喜一場的又是否真的強弱懸殊，與得獎作品相差那麼遠？這些討論年年皆有，大概不會得出到什麼驚喜的結論。

今屆真正較有驚喜，是得獎名單上的第四部本地電影——憑《香港四徑大步走》從梁朝偉手上接過最佳新晉導演獎座的 Robin Lee。

《四徑》是否一部好的紀錄片？

如果說《破·地獄》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是票房奇蹟，《四徑》同樣都是今年香港電影的另一大奇蹟。

據我所知，電影正式上映之前一段時間已做過一些小圍放映，但主要都是面向運動界，與電影界不是太有關。也大概是導演覺得如此 hard-core 的題材及挑戰項目，並不會很受主流觀眾喜愛。Robin Lee 得獎時便打趣說，自己最初目標只是可以公開放映五場，卻不知為何就行了上去紅地氈，而且電影至今都未落畫，票房已爬升過了一千萬，以紀錄片來說，有大眾票房又有行內認可的口碑，是非常罕見。

雖說戲院生意慘淡，香港觀眾對本地電影的興趣也愈見冷淡，但反而重視紀錄片的趨勢漸見明顯，也造就了《四徑》的奇蹟。這情況是幾有趣，過去不少人覺得紀錄片就是香港電台《鏗鏘集》《星期五檔案》之類，是一些很悶、很說教的課題，現在剛好相反，寫實題材的劇情片有時反被批評太像《鏗鏘集》（拍得比較 decent 少少而已）。這在某些本著入戲院娛樂消遣的觀眾心目中，有兩個意思，第一，就是作品缺乏商業類型片的趣味，第二，就是直接覺得不需要花錢去看這些電影，不值一張戲票。

紀錄片更加不是這類觀眾會選擇的類型，《四徑》逆向成為例外，可能有幾個大環境的因素所致，譬如近年是真的興起一股全民運動，爬山、健身的熱潮，你看 24/7 連鎖健身中心比便利店還要多就知道了。又譬如近年許多紀錄片都因為題材敏感而被打壓，需要大幅刪減，以至取消放映，因此，支持仍可以上映的紀錄片，多少有種表態的意味。而在記實影像中對號入座於一些政治現實的訊息，即是只是描述一群瘋子跑手不眠不休完成「四徑」挑戰自我極限，都有它勵志、激奮人心的解讀。



| 2025 4 27 43 Robin Lee /

較遠一點的因素，我認為與當下網絡資訊太多、太假有關，無論是直播、流量短片甚至 AI 生成內容，都充斥著各種植入式廣告及劇本套路，出於對這些碎片影像的麻木無感，而紀錄片本身是有著比較高的道德門檻，你會懷疑那些「吃播」視頻是假的、剪接的，但不會懷疑《四徑》有選手腳傷見骨都跑畢全程，或者形容自己跑到有幻覺是劇本安排。啊，當然這個道德門檻也就是前兩年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在金像獎引發爭議的原因。塞翁失馬，經此一役，坊間像對如何鑑賞紀錄片的好壞都有了個譜。

另外，都因為港片產量已跌到八、九十年代高峰期的不到一成，紀錄片本身較邊緣，拍攝成本較低，反而於作品水準及產量沒太多影響。今年香港的紀錄片確實是引來較多關注，以電影評論學會推薦的十部年度作品為例，紀錄片就佔了三套，分別是黃肇邦《十方之地》、曾翠珊《冬未來》和《四徑》，都與地理上的情感有關。



| 2025 4 27 43 /

《四徑》所記錄的十多位跑手的故事，其中有參賽者大熱倒灶，亦有知難而退，提前放棄，卻有人迎難而上，有人則留下來繼續作賽，鼓勵其他參賽者，他們交織出來的內容非常勵志動人，個人都認為是今年其中一部最重要的香港電影，但是否一部好的紀錄片呢？又覺得有待商榷。以紀錄片而

言，其實《四徑》比不上《十方之地》和《冬未來》那麼有原創性，畢竟後者有著導演和攝製團隊建立出來的獨特視點，《四徑》其實沒有，並不是說導演沒技巧，整個拍攝所花費的心血，挑選素材及剪接編排上的部署，都是很出色的，但《四徑》本來是為每年舉辦一次的「四徑」挑戰做影像記錄，這四條遠足徑不是電影團隊開發，「四徑」挑戰也不是由導演發起和統籌，當然電影最初是為運動同好而拍，沒想像過迴響那麼大，牽涉到一般觀眾層面。

更有趣的是，紀錄片最初的拍攝方向是失算的，因為這一屆那些來自外國的種子選手都近乎敗走，唯獨本地選手 Jacky（梁俊強）本身不被看好，因此前期素材最少，後來卻從陪跑變成首名衝線，於是拍攝團隊臨時變陣，讓他成為紀錄片的重點。部署失誤，卻錯有錯著，令紀錄片有了戲劇性的轉變，故事性很強。

《四徑》可以說是一部集齊了天時地利人和的紀錄片，但功勞不完全在導演身上。事實上，導演得獎時也謙虛表示，他只是被允許講述跑手們的故事，沒有電影中的跑手就不會有這部電影。或者，這也是《四徑》——像 Jacky 一樣，從不被看好到逐漸被發現它好的原因。社會士氣低迷，出於一種療傷心態也好，還是消費創傷也好，近年香港劇情片的通病是往往很用力以作品言志，很有意識要借助角色和故事帶出訊息。滿滿政治隱喻的所謂擦邊球電影，說穿了只流於影像上的塗鴉標語，或是移花接木的隔空吶喊，沒有產生任何喚醒及警世的力量。《四徑》就是好在它沒有這個意圖，尤其是它本身就行錯了方向，在慢慢修正的過程裡才找到意義。



2025 4 27 43 /

紀錄片裏 Jacky 是第一個跑到鳳凰山頂的人，鳳凰山是「四徑」最後一關，也是香港最高峯，爬過天梯，過了鳳凰山便終點在望。片中提到，他覺得自己可能是最後一次在這裏看日出了，所以特意拿出手機拍了張照片。我覺得是整部紀錄片最有意義的一幕，《四徑》可能不是一部充滿力量的紀錄片，而是被記錄下來的人和這段旅程，令人充滿力量。畢竟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個看完《四徑》後受到鼓動，嘗試挑戰這 300 公里漫長山路的其中一人。紀錄片我只是看過一遍，兩小時不到；但為了親身感受《四徑》是否一部那麼好的紀錄片，我就用了十多個周末去完成「四徑」。

它可能並不符合某些（所謂影評人）對好電影／紀錄片的審美標準，但好的標準也不是只有一個。今時今日，驅使你入場去看一部電影已經不容易，何況是驅使你離開戲院之後嘗試去做一些艱難的事。

從香港到日本的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

除了 Robin Lee 贏得最佳新導演，這晚有另一個外國人得獎，但他在香港電影圈就不是新人了。他就是人稱「Kenji san」的谷垣健治。



首先不厭其煩都要掃一掃盲，去年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上映未幾，成為全勝熱話之際，網上難免冒出許多負面挑釁言論，其中一個充滿了低迷時期的民族自卑感：香港動作片居然「淪落」到要找日本人做動作指導。

谷垣健治雖是日本人，但八十年代末已拜倉田保昭為師，於香港電影做動作指導替身——今屆谷垣第二次奪得最佳動作指導，也正是邀來師父親自頒獎給大弟子。紅褲子出身的谷垣健治，另有一位伯樂就是甄子丹，他也一直擔任甄子丹的副手，所以香港動作片沒在谷垣身上淪落，反而谷垣稱得上是真真正正在香港片場捱出頭。後來我發現在《九龍冰室》替鄭伊健擋刀，只露過側臉的長髮男，其實就是谷垣健治。

而真正讓谷垣成名，從動作替身和湊人頭角色成為一位有頭有臉的武術指導，絕對要數他十多年前回流日本做《浪客劍心》的動作指導。由佐藤健主演的《浪客劍心》系列，一拍就拍了十年、總共五集——跟《九龍城寨》一樣長拍長有，當時它推翻了所有日本動漫原著改編都不會拍得好的「慣例」，除了勝在演員班底出色，另一原因就是《浪客劍心》還原到充滿動漫風格，既華麗又不失真的動作設計。



什麼叫動漫風格？其實就是動作豐富、誇張、速度快、剪接密集，也其實就是很葉問、很殺破狼，很甄子丹。日本過去的武士動作片，像黑澤明那些，一直都是以慢制快，重視架勢，但換個說法就是套路為主，演員是擺 pose 演招。用這種很傳統的日本武術表現手法，拍《浪客劍心》會令觀眾看得尷尬，谷垣卻將承繼自甄子丹那一路充滿臨場感的現代搏擊身法，放在《浪客劍心》的動漫風格之中。因此，當見到主角飛簷走壁，翻筋斗兩下起落，再彎腰拔刀這些一氣呵成的動作——故事裡的飛天禦劍流，其實便有香港動作片的底子。當然，到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出現了拿著日本武士刀的十二少，谷垣又好像將日本武術電影的元素帶回來香港。

正如鄭保瑞贏得今屆最佳導演時所坦然承認，《九龍城寨》本身就不是他自己最想拍的題材，也不是他的一貫電影風格。如果沒有谷垣只有鄭保瑞——能夠同時駕馭本身不懂功夫的林峰和古天樂，以及本身很會打功夫並身兼武術指導的演員像洪金寶、張文傑，我想《九龍城寨》不會那麼成功，也不會在香港爆紅之後，在日本那邊再度爆紅。《九龍城寨》之所以在日本成為現象級港產片，最直觀的原因莫過於「九龍城寨」和「黑幫」這兩個主題，既延續《攻殼機動隊》那種 sin city 貧民窟的奇幻想像，又很貼合日本的 Yakuza（極道）文化。但再深一層，谷垣健治從香港帶回日本的這一套有別於日式傳統的動作風格，也正正很受日本年輕一代觀眾喜愛。始自《浪客劍心》，這種帶著香港武打電影色彩的快拍節奏，在日本也成為了動漫改編作品的套路，譬如佐藤信介執導的《王者天下》系列，同樣是長拍長有，至今已經拍了四集，每一部都票房大收，而且每一次都在日本學院獎拿到不少提名，甚至被選為年度電影。與《九龍城寨》一樣明明是「爽片」格局（杜琪峯語），但日本影評人也極為受落。《九龍城寨》反輸出日本，造成那麼大的迴響，並不是毫無原因。

在金像獎前夕舉行的國際電影節，歷年多數都是香港媒體爭相採訪日本電影人，今年卻反過來有不少日本媒體派員來香港，專程找《九龍城寨》的主創單位及演員做訪問。隨著《九龍城寨》反輸出到日本，終於讓日本電影人在提到香港電影的時候不再自動聯想到 Jackie Chan（成龍），相信這是《九龍城寨》在票房奇蹟以外更大的奇蹟。本地電影市道低迷，常說要向外拓展新市場，港日通殺的《九龍城寨》能否像《浪客劍心》和《王者天下》般繼續殺出血路，還是會重蹈九十年代《古惑仔》系列愈拍愈濫的覆轍？

